



所向無敵

戴夫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和平
和聲

PDG

目次

奔襲口前	一
長春西郊之戰	三
所向無敵——記遼西織滅戰	五

奔襲口前

十月十四日

距離四平不遠的小孤山，在我軍夏季攻勢以後，曾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實：一個貧苦的小女孩，因為肚子飢餓，拔了地主地裏的兩棵葱；這個地主組織了『清鄉隊』，手上有武器，一槍便把她打死了。她一跌跌在血泊裏，小手裏還抓着那兩棵『犯死罪』的葱。他的父親流着淚，收了她的屍，要去衙門裏告狀，然而許多人却不讓他去，說：

『你這不是告到人家家裏去了？這個冤屈，除非民主聯軍來了，不要想再

有第二個人能替你作主！」

這是一種在蔣管區帶有普遍性的故事。

秋季攻勢展開以來，我部橫掃中長路東側的蔣匪，廣大鄉村的人民，紛紛起來清算地主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出這樣的口號：

『搶割些糧食好過冬！』

『分點衣服保住命！』

『這回該澈底翻身了！』

恰恰和這相反的情形，是地主聽到我們來了便跑。他們有的是隱藏起來了，有的則結合警察特務，在山野間當了鬍子。

但現在我們却北移了，曾經歡欣鼓舞的羣衆，看看向後轉移的部隊，都吃驚地張着嘴，在眼睛裏打着問號：

『怎麼，你們又撤退了？』

地主們却又偷偷地直起腰來。有一家地主，青年人都跑了，只剩下一個老頭子，終日蹲在家裏，看羣衆分他的『浮物』。駐在他家的部隊剛走出門，他便對正在分他東西的羣衆咆哮起來：

『你們的八路爺爺已經走了，還分我的東西？』

他不知道我們這是有計劃的轉移，在我們後邊，不但有接替我們的部隊，並且有開展地方工作的同志。

我們這次行動，目的是掃清吉長綏上的蔣匪。伊通的敵人一觸即潰，大部被解決，少數漏了網。我們取公主嶺，公主嶺的敵人早跑光了。戰士對於這次秋季攻勢的作戰，總覺得沒有打過癮，便開始說起抱怨話來。

『陳誠來了，敵人到處都一打就垮；這不是光叫我們跑路麼？』

七縱法陣打的好，一百四十里路的長途奔襲，上去就擄住敵人的小辮，沒讓敵人跑了。」

「我們這回不知是怎麼個打法呢！」

「不用說，準也是擄辮子戰術！」

大家都笑了。

十月十五日

這次十七支隊單獨執行任務，組織上決定我來幫助他們工作。和我同行的，還有記者華山、直影攝影組，以及總政派來幫助工作的三個同志。

只要是打勝仗的辦法，戰士們都能接受，他們一口氣長行軍一百五十里，臉上並無難色，連民工也像習慣了似的，毫不示弱。他們說着，笑着，打

着，圍着，互相鼓舞着，喊出創造『長腿英雄』、『鐵腿好漢』的口號；並提出革命競賽來了。

在行軍中，我曾問一個民工：

『你是那裏來的？』

『雙城的！』

『來多久了？』

『快兩個月了！』

『這長的時間怎麼不換班呢？』

『雙城的民工，』他用驕傲的語氣對我說：『你見過誰沒等到完成任務就

回去的？』

『你知道這次可走得遠呀！』

「遠怕什麼，隊伍能走，咱們也能走！」

松花江以北的民工，除了沒穿軍衣，別的和民主聯軍的戰士一樣。他們的確是值得驕傲的。

十月十六日

十七支隊的任務是奔襲口前。

今天匆匆吃完早飯，我與華山及東影的兩個同志，便趕着來七〇聯隊。在路上遇見三十多個俘虜，被押着往後方送。他們多數光着頭，少數戴着牛屎帽子或美式的大沿帽子，看樣子十分畏縮，像是剛才捉住的模樣。到了七〇聯隊，見到他們的團首長，才知道他們昨晚來到，曾和岔路河的敵人發生了小接觸。

敵人在岔路河原先只駐着一個連。最近吉林的敵人知道我們的主力都在南邊，又見這裏的地方武裝十分活躍，便派出一個主力營來，進行「掃蕩」。他們的企圖有兩個：一個是乘我主力不在，打擊我地方游擊隊；另一個是打腫了臉充胖子，打打我們的游擊隊，好在全面失敗中吹噓自己還在進攻。不想昨天却碰了一個釘子，他們遇見我們的主力，被活捉了三十多個。

假如不是害怕暴露我們的兵力，這股喪失了三十多人的敵人，是很難回到岔路河去的。

到七〇聯隊以後，差不多只待了一個鐘頭，部隊便開始行動了。這是一百五十里長途奔襲的開始，明天拂曉，我們便要將目前的敵人完全包圍住了。

部隊不像前兩天那樣活躍了，人們全都沉默起來。

在我們行動前一小時，六九聯隊去包圍岔路河，然而我們從岔路河以南的道路上通過的時候，却一直沒有聽到槍響。——這股敵人許是跑掉了。

這股敵人是跑向吉林，還是跑向口前呢？

同志們都擔心着這個問題：

要是這股敵人先我們跑到口前，我們是會撲空，自走一百五十里路，而毫無所獲的。

十月十七日

急急走了一夜。

拂曉，隊伍在山谷中，聽到南邊山頭上吹起床號，人們活躍起來，走得更快了。

『啊，敵人還沒有發覺！』

我們跑出山谷的時候，日前那邊響了槍，我們的先頭部隊，已和倉惶應戰的敵人，開始作小接觸了。

從一條很窄的板橋上越過松花江支流，沿鐵路線走不多遠，部隊便進入了奶子街。馬馬虎虎吃了一點乾糧，我和華山同志他們，便向南山走來，找聯隊指揮所。

敵人已全部被包圍了。

戰士們覺得既然攔住了敵人的辮子，便都沉住了氣，顯出從容的態度來。他們看見東影的同志拿着攝影機，更表現得興奮愉快，完全忘掉了一百五十里路急行軍的疲勞。

『同志們，好好的打呀！』一個班長模樣的同志，站在一羣在志的戰士當

中，鼓動說，『打好了上電影！』

我們從許多戰士的身邊走過，他們都顯得非常坦然，彷彿這不是戰場，大家悠悠然地，倒像在晒太陽似的。一個雲南口音的新解放戰士，還朝敵人的山頭上點點頭，大有深意的微笑着說：

『還打砲哩，我看你們早晚脫不了和我一樣！』

這時西北上響了槍，大砲也轟鳴起來，……七一聯隊開始動作了。

下午四點。從進攻出發地那裏，發出一個信號彈。戰士們過了河，疏散作三三制的戰鬥隊形，通過敵人山下二百米遠近的一片開闊地。口前山上敵人的三挺重機槍，一齊叫囂起來。在聯隊指揮所山下，我們英勇的砲兵，便開始動作了。

『預備——放！』

轟！

『預備——放！』

轟！

轟！轟！轟！

砲彈全落在敵人的山上。敵人的機槍馬上煞了威風。

我們看到衝鋒的戰士，在敵人重機槍火力封鎖之下，以迅速的動作，有規律的戰鬥隊形，毫無傷亡地通過了那片開闊地，佔領了敵人陣地前沿的小山頭。

敵人依據險要的山地和堅強的工事進行頑強的抵抗。爲了更好的消滅敵人，我們準備在夜間舉行再度的進攻。

十月十八日

昨天回到奶子街，天色已黃昏了。

槍聲和砲聲響了一整夜。情況如何，一點也不知道。

早飯後，和王副主任商量，把電影組的同志分到大隊裏去。他們走後，槍聲益烈。在門口用望遠鏡瞭望，見口前以北，與奶子街隔河相望的山上，槍聲十分激烈，還聽到手榴彈爆炸響。

槍聲越來越近，也越來越密，直打到聯隊部門口。警衛連奉命調動，飛一樣跑到河崖那裏去了。

忽然槍聲停止了；在聯隊部西南，相距不到半里的河道裏，一片聽不清楚的雜沓的叫聲直衝過來。

民工們都從聯隊部右側的茅屋衝出去了，有拿扁担的，有拿木棍的，還有空着手的，一股勁兒邊跑邊嚷：

『敵人出水了，捉活的，捉活的！』

勝利鼓舞着他們，他們忘了自己是空手，而敵人還未放下武器。

從西南河邊傳來一片『繳槍！繳槍！』的喊聲。

這叫聲有兩種：一種是敵人喊的，聲音裏包含着無限的恐懼，還夾着有『不要打了吧』的哀叫；一種是我們警衛連的戰士們喊的，聲音裏包含着威脅的聲勢，還夾着有『繳槍不殺』的喊話。兩種喊聲交織成一片，上升到最高點，忽然一下都消失了。這時我才聽到遠處爆發着零散的無力的步槍聲響。

我們在田前東邊和北邊的攻擊部隊，完全佔有了敵人的制高點和工事，敵人分路田出水，完全被解決了。

衝到奶子街河崖前來的。一股敵人，是準備向吉林跑的。爲首的是敵一八二師輜重兵營中校營長。他跑到離奶子街半里地的一片高粱地前面，便遇到我營衛連的猛烈射擊。當我們的戰士大喊『繳槍』的時候，他身後的大兵隨着也喊起『繳槍』來。聯隊政治處胡書記見他伏在地下，便踢了他一脚說：

『你站起來！』

他站起來了。胡書記一看，見他個兒很大，頭戴牛屎帽，身穿橡皮外套，知他是個官兒，便問：

『你是什麼人？』

『我是營長！』

這時王副主任也聞聲趕到，便對他說：

『把你排以上的軍官叫出來！』

『行！』他即轉身，面向身後或跪或站或臥的隊伍說：『排以上的軍官統統站出來！』

軍官們都出來了。我們的戰士們上去搜了槍，便分別帶着他們，到了奶子街。

在奶子街辦公處的院裏院外都羣集着俘虜，我和這位營長作了下述的談話：

『你姓什麼？』

『我姓張，叫士勳。』

這時他的態度已非常自然了，並且從袋內取出文件來，證明他是八二師輜重兵營中校營長。

『現在能放我麼？』